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濟公全傳

第四回 扛韋馱周宅捉妖 病符神怒打老道

話說濟公在酒飯館吃吃飯沒錢，正和舖中人口角相爭，祇見從外進來兩個，來至濟公跟前行禮。眾人一看，頭走的那人，赫揚揚身高八尺以外，頭戴翠藍扎巾，插金抹額，二龍寶，迎面茨菇葉亂晃，身穿藍箭袖袍，腰繫絲條，足下青緞快靴，外披藍緞繡團花英雄氈。面皮微黃，長眉闊目，二目神光滿足，準頭端正，四字方海口，海下一部黑鬚鬚，飄灑胸前。後跟那人是二十以外年歲，頭上粉緞色軟包巾，繡團花，分五彩，身穿粉色緞綾箭袖袍，上繡三藍花朵，足下快靴，閃披英雄氈，面如白紙，白中透青，並無一點血色。頭一位乃是美髯公陳孝，後跟病符神楊猛，新從外保鏢回來，要上靈隱寺瞧瞧濟公，正走至這裏，聽見飯館中一陣喧嘩，二人掀簾進來，見濟公正與夥計爭吵。他忙過來給濟公行禮，說：“師父，你老人家因何來到這裏爭吵？哪個欺辱你老人家？告訴弟子，我將他的腦袋給他拿下來。”陳孝過來說：“兄弟不可莽撞，問問倒是因為甚麼。”飯舖伙友見這二位形象，嚇得戰戰兢兢，說：“二位達官老爺別生氣，原來這位大師父吃完饭沒錢。反出口不遜，因此爭吵起來。”和尚說：“好的，你們二個徒弟來得好，這飯舖把我欺辱苦了。”陳孝說：“師父，他們因為甚麼欺辱你？”和尚說：“我吃完饭，他們不放走，要錢。”陳孝一聽這話，不由一笑，說：“這應當給錢。”回頭說：“掌櫃的，你們不認得這和尚，勿論吃多少錢，不要跟和尚要，三爺我還錢。這就是靈隱寺活佛濟公長老。”掌櫃說：“我們實在失敬。”和尚說：“你們二人吃了飯沒有？”陳孝說：“我們吃了。”和尚說：“你兩人給我扛著韋馱，跟我化緣去罷。”陳孝說：“你老人家的弟子，都是縉紳富戶，用多少，我不敢說，十兩八兩現成，何必你老人家化緣？”和尚一搖頭說：“化緣那是我和尚的本事。楊猛，你給我扛著韋馱。”楊猛答應扛起來。三個人出了酒飯店往東走，街上來往的人有認識楊猛、陳孝的，低聲說：“二位達官，怎麼跟和尚化小緣哪？”陳孝臊得臉一紅，蹲在一旁，跟熟人談話。楊猛渾人，不懂得害臊，跟著和尚往前走，見眼前路北新開張的大茶葉舖，濟公叫楊猛把韋馱放下。和尚心中一轉：“我必須得如此這般這樣。”想罷，一上茶葉店臺階，說：“辛苦，辛苦。”茶葉舖夥計一聽和尚道辛苦，趕緊過來說：“和尚買茶呀？”和尚說：“不買茶葉。你這舖子是新開張，我來道喜。”夥計說：“原來和尚你來道喜，請裏面吃茶罷。”濟公說：“一來道喜，二來我要化個小緣。”夥計說：“你化小緣化多少錢？”和尚道：“你給二百兩銀子我就走，並不多要。”夥計一聽說：“化小緣就是二百兩！和尚你別處去化罷，我們這店施捨不起。”濟公聞聽哈哈大笑：“這時候化你二百兩，你給就算完。要等太陽一正午，就是四百兩。太陽一斜西，就是六百兩。太陽一落，就是八百兩。你要叫化一天一夜，把你的舖子給我，還算不清帳。”掌櫃一聽這話，知道是個瘋和尚，來這攪鬧。旁邊有買茶葉的人愛管閑事，過來說：“和尚，人家大新開張的，你別在這裏鬧。你要化兩股香錢，我給你，要化三吊兩兩的，換換衣裳，改天來，在我身上。”和尚說：“在你身上，你馱得動我嗎？”那人一聽和尚話不正經，說：“和尚別玩笑。我不管你，你可准化出銀子來，化不出來不算好和尚。”濟公說：“不用你管，你瞧著我必有個轉身。”濟公說：“楊猛，回頭你瞧。由南胡同出來一個老道，你揪住，把他打死這舖子門口，叫茶葉舖打一場人命官司。”楊猛本是渾人，聽見濟公說，他點頭答應，瞪著眼瞧著胡同內，靜等老道。果然工夫不大，由胡同出來一個老道，身高八尺，細腰扎背，頭戴青緞子九梁道巾，身穿藍緞子道袍，腰繫絲條，白襪雲鞋，背上背著一口寶劍，綠沙魚皮鞘，黃絨穗頭，黃絨腕，真金什件。面如三秋古月，慈眉善目，五官倒也清秀，三絡長髯，飄灑胸前，根根見肉，一面走，老道口中作歌說道：

玄中妙，妙中玄，三清教下有真傳。也非聖，也非仙，長在洞中苦修煉，口服金丹原神現，方顯三清真有傳。

楊猛一看，勃然大怒說：“好妖道！我在此等候多時，哪裏走？”趕過去掄拳就打。書中交代：這個老道從哪裏來？濟公長老因為甚麼叫楊猛打他？祇因為這臨安城內太平街，住有一家財主，姓周名景字望廉，外號人稱周半城。家中稱百萬之富，跟前就有個兒子，名叫周志魁，二十一歲，尚未有室。周志魁長得相貌甚美，每逢提親，是高不成，低不就。官宦人家又不給，小戶人家又不要，因此總未定親。周員外七十餘歲，就是這一子。這天周志魁忽然染病，在花園書房調養，請了許多高明醫生，吃藥永不見功效。老員外心中煩悶，這天晚上，自己點上燈籠，要親自到後花園書房看看病體如何。剛來到書齋門首，就聽屋中有男女歡笑之聲。老員外心中一動：“這必是婆子丫鬟勾引我兒做那苟且之事，這還了得！敗壞家風，我倒要看看是甚麼人？”來至窗櫺外，將紙窗濕破，望裏一看。這屋中是順前檐炕，炕上搭著小桌，擺著幾樣菜，一枝蠟燭。東邊是他兒坐定，西邊坐著一位如花似玉的女子，生得芙蓉白面，珠翠滿頭。老員外細細一看，認得是東隔壁街鄰王成王員外之女，名叫月娥。老員外大吃一驚，心說：“我與王員外是孩童攜手，垂髫之交，這兩個孩子做出這不要臉之事。”自己也沒敢進去，怕二人害羞難當死了。自己轉身回歸前面上房，一見安人把燈籠熄滅，老員外嘆了一口氣，說：“安人，你曉得兒子哪裏是病他與東隔壁王成之女王月娥。在那裏吃酒取樂，你看這便如何是好？”安人說：“員外不必著急，明天你親到那院，見見王賢弟，跟他談談，問問他女兒有婆家沒有，如沒有婆家，趕緊托媒人去說。一來保住兩家名節，二則依了他二人之心願，倒是兩全其美。”員外一聽此言，深為有理。夫婦安歇，一夜晚景無話。

次日早晨起來，吃了早飯，帶著家人，老員外換上衣服，出去要拜王員外。剛來到門首，就見由正西塵沙蕩漾，土雨翻飛，一驢馬二乘小轎，來者正是王員外。那王員外翻身下馬，就與周半城行禮。王成說：“兄長久違，一向可好？”周員外說：“賢弟你上哪裏去了？轎裏是甚麼人？”王成說：“轎裏是你侄女王月娥，他在他娘舅家住兩個多月，祇因我給他說停當婆家，明天放定禮，故此今天一早，我親身前去接他回來。”周員外一聽，心中一動：“此言差矣，昨天我看見王月娥在後面同我兒吃酒，他怎麼又會在舅舅家住兩個多月？莫非我眼花了，認錯了人？決定不會！”想罷，說：“賢弟，你把轎子搭進大門，我瞧瞧我這個侄女。”王成叫把轎子搭進來。婆子下轎，把小姐轎簾打開，攙王月娥下轎過來，給周員外深深萬福。周員外一看，果然跟昨天看見在書房的女子長的一般不差，心中一想：“了不得了！那個王月娥是非妖便則怪，非鬼便則妖狐。”自己一著急，幾乎跌倒。幸有人扶住王員外說：“兄長，見你侄女為何這樣？”周員外說：“賢弟，我看見侄女，想起你那侄兒來了，現在病勢沉重。”王成說：“我實在不知道，過一天必要來看望。”說罷，員外告辭。

周員外回到家裏，唉聲嘆氣。安人一問緣由，也是著急。員外說：“你我夫妻活不成了。這怎麼是好？”夫妻正在煩惱，由外面進來一個書童叫得福，十五六歲甚是伶俐，說：“員外不必著急，在清波門外，有座三清觀，有個老道劉泰真，善能捉妖淨宅，退鬼治病，員外去請他來，准能把公子爺病體治好。”員外一聽有理，趕緊吩咐備馬，帶著四個從人，書童引路，來至清波門外三清觀門首，下馬叩門。由裏面出來一個小道童，問：“你們幾位，找誰？”家人說：“我們是城裏周員外那裏來此，請道爺捉妖。”道童往裏面通報，這廟一層殿，東西配殿，有東西跨院。老員外來到東跨院，老道降階相迎。周員外見老道頭戴舊道巾，藍布道袍，五官生得清秀。員外說：“久仰仙長大名，如轟雷灌耳。現在我花園有妖作亂，變了一個女子，是我們鄰居王月娥的模樣，將我兒志魁迷住，求仙長大發慈悲，去捉妖淨宅，退鬼治病。”老道知道周宅是大財主，連忙答應，說：“員外請回，小道隨後就到。”老員外吃了一碗茶告辭，老道送出來，回至廟中，問：“道童，我的新道冠、新鞋押多少錢？”道童說：“那天打酒押兩吊。”老道說：“拿盤和蠟燭換出來。我那道袍、絲條當多少錢？”道童說：“當五吊。”老道說：“拿圍桌和幔帳頂去換出來。這一去得穿好點，好多進錢。”道童贖來，老道穿戴齊了，就步進清波門。他又繞著進錢塘門，為是顯顯這身衣裳。正往前走，祇聽對面一聲吶喊，楊猛掄拳就打。

濟公要戲耍老道，周宅捉妖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